

①三沙市赵述岛,渔民拜祭兄弟庙
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

②文艺汇演上的盘皇舞(受访者供图)

③陈玉跟(右)在展示骨簪制作技艺。
海南日报记者 李天平 摄

④三亚市群众艺术馆盘皇歌传承人郭亚清。
特约记者 陈文武 摄

编者的话

6月10日

国务院公布第五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名录

扩展项目名录

我省盘歌、海南苗族盘皇舞、

骨器制作技艺

(白沙黎族骨器制作技艺)、

祭祀兄弟公出海仪式

4个项目入选

至此,海南拥有的国家级

非遗项目达到32项。



“香水文书”。(受访者提供)

近日,在白沙黎族自治县南开乡牙佬村一间工作室里,年近五旬的黎族骨器制作技艺县级传承人符明庄端坐在桌案旁,右手握着雕刻刀,在细小的骨条上用力地划动着,一个个精美的图案逐渐跃然于骨条上。

“多选用牛骨,慢工出细活,一套看似简单的骨簪,从构思到打磨,即便是赶时间制作,也需要好几天时间才能完工。”符明庄说,作为头簪品种之一,黎族骨簪既可作为发簪戴在头上,也可制成婚嫁妆品以托物寄情。

2016年,与符明庄同一批获评为白沙县级黎族骨器制作技艺传承人的还有黎族小伙陈玉跟。“我跟随过好几个老艺人学习黎族骨器制作技艺,符明庄是我的师傅,我还曾有幸得到王馆长的点拨。”2006年,陈玉跟开始学习黎族骨器制作技艺,他所提及的“王馆长”为白沙民族博物馆原副馆长王启敏。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民族考古学家宋兆麟前来白沙开展文物普查时,就对黎族骨器技艺濒临失传忧心忡忡。王启敏是宋兆麟白沙随行人员之一,当时他刚调入白沙民族博物馆从事文物保护工作。在宋兆麟的鼓励下,王启敏跟随多名黎族老艺人学习黎族骨器技艺,并于2010年获评黎族骨器制作技艺白沙县级传承人,2014年获评黎族骨器制作技艺省级唯一的传承人。遗憾的是,2020年3月,年仅56岁的王启敏病逝。

在白沙文化馆馆长、白沙非遗中心主任符少玲看来,润方言的雕花骨簪,是黎族骨器中的珍品,蕴含了丰富的黎族文化密码,也是黎族民间艺术高度发展的代表作。据悉,骨簪以阴刻为主,阴、阳刻相间,图案分为三部分,顶端部分为戴帽首领形象(分单人头像和双人头像),中间部分是龙纹图案,末端是各种花卉果实、鱼、兽、虫类等图案;在人头像后面又多个小孔,可拴丝穗,并坠以彩珠。

2005年,黎族骨器制作技艺被列入第一批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但因这门技艺要历经多道严密工序,随着老一辈手艺人相继离世,现今,在白沙,黎族骨器技艺县级非遗传承人仅有符明庄、陈玉跟、符元清这三人,民间掌握黎族骨器制作技艺的老艺人也屈指可数。近年来,白沙民宗委、文化馆等部门曾多次组织开展黎族骨器制作技艺培训班,并邀请非遗传承人授课,努力让这些门濒临失传的黎族非遗技艺重放异彩。

指尖「刻骨」续传奇

文海南日报记者 曾毓慧 特约记者 吴峰

“南海碧波滔滔,渔香飘过五洲,潮涨潮落……”“三亚有个小渔村呀,祖先留下的龙盘井,还有处画家棚……”虽然已经80岁,但作为三亚盘歌市级传承人的张发结仍嗓音清亮,每天都要唱上一段,悠扬的曲调久久回旋。三亚盘歌是生活在这里的画家人所唱的歌,也称为画家渔歌或咸水歌。

三亚盘歌取材于生活

望着展馆里的厝家水棚,三亚厝家文化陈列馆馆长郑石喜不禁想起昔日“水上人家”生活。“世世水为乡,代代舟为家;沉浮江海里,世代海江南”是老一代厝家人生活状况的写照。

“厝家人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秦汉的古越族,早在宋末元初,便有来自闽粤地区的厝家人聚居三亚海滨,过着以船为家、捕鱼为业的生活。”郑石喜介绍,长期与风浪搏斗和向大海取食,险恶的生存环境和独特的谋生手段,使得三亚厝家人在性格、语言、居住、婚配等方面均独具特色,孕育出具有浓厚乡土风情的特色厝家文化。

盘歌就是厝家文化代表之一,它记录着厝家人日常生产、生活情景,反映厝家人精神和情感世界。“咸水歌取材广泛,无论是亲情、友情、爱情,还是喜怒哀乐内心情感,生活和劳作中点滴事情皆可歌唱。”郑石喜说,盘歌歌词简洁生动,情感真挚,富有强烈的感染力。

据了解,从演唱的曲调上,盘歌分为叹家姐调、木鱼诗调、白罗调、咕哩咪调4个曲调,从题材内容可以分为情歌、劳动歌、仪式(婚、丧、祭祀)歌、生活歌、时政歌等,其中以情歌、劳动歌和仪式歌所占篇幅较多,涉及内容比较广。

“盘歌的诞生,起初是厝家人为了抒发生活的孤寂和苦闷随口而唱,后来这种口头文化经过传承和发展,成为厝家人的一种重要精神生活载体。”郑石喜说。

三亚盘歌在保护中传承

时光飞逝,随着三亚经济社会发展,厝家人的生活悄然间起了变化,越来越多的厝家人离开了水面,迁居到岸上。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盘歌的传唱也受到了局限。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杨景霞在《三亚厝家咸水歌研究》中剖析了盘歌发展的瓶颈,她写道:“随着新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互联网技术的强力冲击,咸水歌的传承面临着断代危机。究其原因有二:一是咸水歌赖以生存的土壤发生变化,厝家人的生活已经由‘亲水’空间演变为‘离水’空间;二是咸水歌的演唱者多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年轻人很少去关注它,更缺乏保护意识。”

“以前能解决温饱就很满足了,现在生活好了,就需要找回我们的文化。”郑石喜说。在工作日,张发结仍然坚持每天到三亚市厝家人文化陈列馆打卡“上班”。遇到对盘歌感兴趣的游客,张发结还会即兴唱上几首。他还与其他传承人共同成立了咸水歌传承协会,通过演出、比赛等方式,传扬盘歌文化。“我希望更多的人来学唱盘歌,喜欢唱盘歌。”张发结收集了许多盘歌的歌本,也尝试将传统盘歌改编得更“年轻”,更贴近当下的生活。

当听到“三亚盘歌入选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消息时,郑石喜心情十分激动。他展望,古老的厝家文化能用更加贴近城市旅游发展的风貌,一代又一代保存和传承下去。

悠悠渔家调 袅袅海上来

文海南日报记者 李艳玫

舞,若是跳完一整套,那至少得花上七天七夜的时间。”陈秀兴介绍。考虑到时间限制及舞台效果,如今呈现在文艺汇演等活动上的盘皇舞是舞者提取动作细节,组合编排而成的,“例如盘皇舞中的招龙舞富有高潮,气氛也欢跃,更适合演出。”

在苗家低矮的屋檐下,陈秀兴在手工制作着一把木剑,龙头木剑因传说出自龙嘴,且剑身样式为龙舌而得名,皮鼓、面具、铜锣等物也都是盘皇舞的必备道具。舞者在跳舞的同时,还要不停地念诵着《盘皇经文》,唱起《古言盘皇歌》,这些都可以在父亲陈日华留给陈秀兴的一本“香水文书”中寻得,“香水文书”在苗族的语言中意为“宝贵的精神遗产”。

直至今日,村里的人还是会在每年农历的六月初六跳上一曲真正意义上的盘皇舞,祭拜先祖,祈求保佑风调雨顺,安居乐业。除此之外,遇上老人过世,亦或是择吉祥之日召唤先祖,村民都会请来陈秀兴等舞者表演,人数一般为双数以求吉利。“在做仪式时,我们会手抄榜文贴在墙上,上面写有年月日及宗族户籍信息,多是祈求平安。”

原汁原味的舞蹈几乎不可再现,年青一代无人问津也让盘皇舞面临着后继无人的境地。“舞蹈动作比较简单,难以习得的是念诵的经文。”陈秀兴坦言,盘皇经文是村里的年轻人学习盘皇舞的最大障碍。

令人欣慰的是,这一原生态的民间传统舞蹈也在走出村庄。近年,陈秀兴先后到海南大学、南圣中心学校、海南农垦中学等多所学校进行舞蹈培训,盘皇舞独具特色的魅力正走进大众的视野,我们也能在民间传统舞蹈中窥见苗族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神秘的远古之舞

盘皇舞与大多数祭祀舞蹈一样,古朴而粗犷,气氛神圣庄严,舞者脚下舞步又自然成韵,极具原始神秘的色彩。

舞者手执肩上彩带两端,上下摆动如老鹰展翅高飞,边走边舞出8字舞步,重复8次,然后向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做出祈求的姿势;稍后,一位身穿龙袍、头戴“盘古”面具者大摇大摆地走到这些舞者中间,身后有一人持木剑(或鼓皮鼓)尾随,对其进行嬉逗,其他舞者则分成2个小队,交叉成8字,围绕着他俩环跳,并逐步缩小圈子,直至结束……语言的描述在此时显得逊色,唯有亲临现场,方能感受那份淋漓尽致。

由上元舞、中元舞、下元舞组成的盘皇舞又称三元舞,只要细心观察,就能发现盘皇舞自上元至下元身段渐向下,难度也呈递增之势。这些神秘的舞蹈背后实则各含情意,省民宗委调研员朱庆元这般解读:上元舞和中元舞主要表现的是追忆祖先走过的道路,以及先祖的心路历程,下元舞则是歌颂先祖的恩德,祈求他们在天之灵的庇佑。

原先盘皇舞的舞者仅限男性,就连舞蹈中设置的两名女性角色也要选择两名未婚男性来扮演。但发展到今日,由于舞蹈难度大,男子普遍不愿意学,因此现在大多数舞者都是女性。

变迁的精神遗产

五指山市南圣镇什拱村村民陈秀兴作为海南苗族盘皇舞的省级传承人,已经跳了三十余年,盘皇舞的形式和内容在时过境迁,他也从村里的人家跳到了村外的舞台。“完整的盘皇舞包含18支舞,其中每支舞都要跳上元舞、中元舞和下元

神秘庄严自成韵

苗族盘皇舞

文海南日报记者 王迎春